

浪花集

徵求會員

簡章函索即寄

通信處開北江虹路虹里十一號

好運道香烟

每元兩

華建烟公司出品

各大烟店均有經售



香烟要吃好運道
財運好時運好官
運好命運好一年
四季運道好還要
添個小寶寶

糊裡糊塗

館址：開北永興路三益里一百六十二號

黃笑芳

貴省 鹿鳴

劇迷三曲黃
時調八曲黃
角元京曲黃
十府元京曲黃
六接定府元京曲黃
路馬治期府元京曲黃
或向本一路治館號石處不相

江笑笑

樂樂館

貴府新戲相
二橋八戲相
老開元橋八戲相
福建路橋八戲相
泰四三路橋八戲相
國十百三北角十滑道
李君面本治館號百三北角十滑道

牌

香

鼠

金

烟



華成烟公司

新華美髮

招待通到
佈置清潔
座位舒適
定價低廉
男客理髮四角
女客理髮六角
面對館旅東大路京南



今日第一張 售洋二分

廣告刊例
本報每日出報一張
全年定閱一元二角
半年定閱六角
三個月定閱三角
零售每份二分
廣告刊例
第一版每行一元
第二版每行八角
第三版每行六角
第四版每行四角
長期刊登另有議價

糊裏糊塗

糊裡糊塗的瘟生

瘟生唐其姓，一糊塗人也。貌雖而妒，無道德之心，常誇他人而誇已，以故人多不識之。性喜游蕩，不自量其尊容，而風天鵝肉之自落其口，不克如其妄想。有女侍沈三妹者，天韻樓之尤物也。年已及笄，美而靜，寡言笑，亦無近日侍者風靡之氣，故飲茶者多樂為之効力。唐中亦常有客滿之患，而瘟生亦効報者之一也。石橋下，時見其猴形龜狀，令人作嘔，心誠糊塗，而自以為垂青所及，惟彼而誰，自是據一妹而為己有，恨少一口清水，不克吞之入肚耳。嗚呼，奇醜者必奇淫，既不得縱其肉慾，蓋三妹意在被耳，豈亦施耐庵之所謂意淫耶？寄語瘟生，切莫單戀成疾，而便枉死城中多一鬼之鬼，紅粉塚裏少一喜俗物也。

矮鬍子黑福不淺

(小夢)

一眼瞧見矮鬍子的「相傳同性戀愛的人」內容，請讀者看他的那篇大作好了。那末，他怎麼會做出那樣大作的呢？因為他是經驗過的，所以雖然決然的徑自寫了，現在讀出來吧。但是未宣佈以前，歐生先要聲明，便是這一篇事情，不是歐生吹他的牛，他是自己講給我和愛生聽的，開話少說，言歸正傳。

糊裏糊塗的賠款

(代不平)

哈哈，糊裏糊塗，那末，到底那裏是糊裏糊塗呢？就是本報的主編果六生兄本報的客串者矮鬍子，和矮鬍子，我們二人，當中的糊裏糊塗要算果六生兄資格最老了，我和矮鬍子二人，矮鬍子比較我糊裏糊塗些，那末我的糊裏糊塗的資格算最嫩了，開話少說，來講些正經事情吧，自從矮鬍子和客串以來，約有三期了。

糊裏糊塗的賠款

(代不平)

好笑起来，一天的晚上，眼櫃報告失竊款洋九十元，小抖亂老班聽了，就大發其豬脾氣，他惡狠狠的指着正副司理說道：『賠款失竊是你們的責任，快快賠償出來，否則時時，二個司理眼上的答覆，恨目是恨固然是我們的責任，事關失竊，你做事的，應當去報捕追究，你二個人既是司理員，我只向你們取償就是了。』一切我都不管，至於追究不追究，這是你們自己去幹吧。客串用糊塗流低式的聲調手段，二二知道沒有道理可講只得自認賠款的賠了。賠了之後，客串徒弟李山失聲了，那時客串就是這糊塗所騙的。

、他良心上也覺得過意不去，就和伊的薦人魏君理論，魏君也很是着急，就一口氣直奔到伊的家裏，向伊的母親追查，伊的母親也有女流氓的脾氣，他自知理屈，就自尋起來，到把魏君嚇得連忙就跪，到店裏去發命，指點着班班了，自己暗付道：『橫豎賠款已經賠到手了，倘使伊（指李山）承認起來，想來一定已用去不少，可是再也不能償足，於自己反有損失，這自賠他去罷。』他停了一回，就有氣無力的答道：『既然如此，還算二位的晦氣吧，我也管不許多。』客串徒弟李山，這人還有一天良心的，他只顧自己的私慾，不管別人的痛苦，二個司理員的過處，就糊裏糊塗的吃虧了。



糊塗與神經

欺？ (鄭克華)

昨日，往訪同學，經過新開河，忽瞥見一個穿短衫布衫神者，年約三四十歲，他聽了這聲響，一摸，拿出十幾個銅板，以地下一擲，說道：『我活到三十多歲的人，從來沒有過十幾洋，這錢說起來，恐怕是身不能轉回家鄉了，說着，竟就大哭起來。那時已圍了許多的人，見他如此模樣，亦有可憐他的，亦有嘲弄他的，叫他快去搭電車，就可以到河南去了，他聽了這話，不自覺，倒真糊塗，竟將搭上新橋去的大銀元，往河南去了，他上了電車，如何付款，可憐不能過關，一車，竟被攔下，他下了車。

口糊裏糊塗的拿錢買瘟生做 (劇迷生)

廣東路盤街，有某棧內住着一個拉地申莊客，他每年進項頗豐，惟其生性好動，每至暇餘，輒約友三五，度其好動生活，如玲瓏之畔，翡翠之園，天爵、新穎、有女侍之盛，常見其與友輩吃茶談天，蓋其宗旨，雖謂之不在茶也，去歲，由其介紹，識一玲瓏之女，彼一見傾心，遂有藏嬌之戀，由始之終，如到版文章，日必一次，極力贊成，於是生而熟，由熟而近，有時光作義務顧客矣，其的身材，生的也不錯，加之天生一雙迷魂眼，招待又殷勤，令人見而愛，雖係彼易入其迷，至年終被詢其可有餘否，因玲瓏之嬌為其所見，她遂使其手段，答以稍有虧耗，彼竟如數以償，今雖以玲瓏不利，還至某棧，包其心，心又無如，遂致計商之於彼，借洋數百元，以作資本，其心彼心相時，玲瓏之嬌，豈肯錯過，當然滿口承允，如數借給之外，倘送有他物，「如毛巾茶壺茶葉等類」以作搬場之禮，誰知她在二三月裏，生起病來了，彼聞悉之下，真如落丁魂魄，像沒頭蒼蠅的亂飛亂撞，四處八方，請些有名的醫生，替她診治，看了半個多月，仍未見好，彼見她仍如此，更急得像熱鍋上螞蟥一樣，後來有一位口先生介紹至白雲路某醫院，請西醫用愛克司光察看，每日醫藥費，至少須在十元以上，均由彼供給，而每日必往醫院兩次，方銷心之念，否則坐臥不安之形狀，甚難形容，在彼的意思，以為自己如此恩義待她，她將來病若好了，總能歸於自己，要知若輩大都以金錢為見的，有何愛情之可言，況且你又沒有，潘驢、郭小開的五種資格，何能過般、痴心妄想，古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據在下所見，還是及早回頭，免生後悔，讀者諸君，以為然否？

覓寶記 (雅蝶)

一昨之夕，數蝶偕天涯居士，作浪遊，微風習習，涼氣拂拂，精神覺為之一暢，信步行去，經兩路，而北至南京路口，電燈輝煌，耀目眩目，而印捕則手持警棍，拱立指揮，其時也適現紅光燈，微蝶等遂不得不為之駐足而待，祇見巴巴之車，往來如織，幾達一旬四分之一，街頭顯顯，厥然有疲意，唯時居士遙指對街，而曰：「其識伊人否？」余遂目其所指，即見有青年男女，并肩前進，竊竊情情，殆為一對野鴛鴦矣，心焉羨之，見伊向南行，遂趨居士後，開始作偵探生，所謂之甲乙丙主，伊亦亦步，伊亦亦趨，則即趨過伊人之前，則見伊人，髮作髮妹式，足穿革靴，一見半頭馬，尚可，惟面部之距離，殊狹窄，其時，距居士作驚笑，不覺其而詢其故，居士將伊之詳細歷史，其告，據云芳名寶林，固翹翹之A O女士也，年屆破瓜，平素好作，愛遊，驕驕過，見伊人偕異性一二，明七於綠蔭之下，碧波池畔，好友如賓，固孟嘗亦須讓避三舍，耳聞目同，文其君，亦會與結不解緣，旋因事際，猶亦為之嘆惜者不置，今茲之夕，不意又將予有緣佳之寶林也，遂除其後，見伊人越長，其面，至公館門口，見伊人女，士，腰間掛口，其異性伴，則已不翼而飛，四顧路傍，則月黃旅

口黃笑芳好在什麼地方 (章茅)

一到天龍樓，聽着許多朋友，一到九點半，這許多朋友，必定要離別我三十分鐘，甚至於開不作聲，丟我在旁邊，他們却自營自營的去了，我經過了幾次同樣，小不得要問問所以然，那知不問也能，一問，完全一律同樣的，答我道：「看黃笑芳的黃去，我當時不服氣道：看三黃算不了一件甚麼大事，為什麼要如此鬼頭鬼腦呢，莫非你們別有用意，弄出這種玄虛嗎，不然，你們也應當叫我一同去看看，黃笑芳究竟好在什麼地方，他們道：你要去，儘管去，不理，不過報上，不准你做這種，因為你只會罵，不會捧，所以不叫你一同去，當時我聽了他們這幾句話，心中早已明瞭，大約這黃笑芳，並不真有藝術的，不然為什麼這許多朋友，要防備我罵她呢，想罷，我獨自一人，飛一般奔三黃，

相信同性戀愛的人 (侯不靜)

因為異性的不能夠得到，所以才想出一個同性的妙法兒，但實行同性戀愛最起見的人，要算從外國帶來的紅頭阿三了（即是印度黑炭紅頭阿三他因為流亡在外國，所以對於祖國的寶貨（女人）很不易帶到外國，以致於是一個個黑軍的關了，但是印度人有印度人的計策，他漸漸地轉念到男性的滋味來了，大凡在監獄裏的犯人，都是他們（紅頭阿三）唯一的情人，在空的時候，他們就把犯人裏面有他們的同鄉們來宣洩宣洩，這就是同性的在秘密時候的巴戲道，戲道有一次他會這樣的碰着這樣的事情，但是幸虧戲道稍有一門門檻，總算還好（參觀夢花生篇）

同性戀愛和糊塗 (侯不靜)

既同是一性，肉慾上的歡娛，當不能得到異性一樣的有味，那末為什麼要苦苦的去追求同性呢？這是不糊塗糊塗麼？有人說：「因為得不到異性的安寧，所以要求同性得藉以代替」，那末請問你為什麼，不自己去追求異性，而偏又要和同性去追求同性去戀愛呢？這是不糊塗糊塗麼？又有人說：「同性戀愛，這不又是個糊塗糊塗的詞義，」這神秘的詞義，

失戀的軍士 (珠蘭)

自從革命以來，S 營裏來了許多的軍士，廟宇宮場，都變成了兵營，兵房，地方上的居民受了他們不少的好處，兵士中有徐明順兩個，他們倆是同鄉，性情也很相近，現在又同住在一間兵房裏，當然是很好的了，一到了星期日，他們倆是走出門，手牽手的到郊外去遊玩，他們倆由徐徐行而至於急走，由急行而至於徐走，好像行軍一般，他們倆的身子是瘦而且長，穿了破舊而寬大的軍服，衣褲裏沒了兩只褲，褲腳管則拖到膝蓋，一舉一動，他們倆是天真爛漫不修飾的，他們倆走走便生，走到了一頂很寬廣的石橋上，他們倆總是停立了望遠四週的景色，看看河裏那來往的船隻，這時他們倆看見了一個圓零散食的小販子，就跑去買了幾塊糖充充小點，吃過了之後，又向前慢慢的走去，見到了個小販子，又買了幾塊糖，又向前慢慢的走去，於是徐明順對着順順說道：這正像我們倆的故鄉呢，順順答道：是的，這正是像我們倆的故鄉啊，他們倆向前並行着，心裏不絕的思念着故鄉，徐明順無意中說出了一個朋友的名字，或是回憶到兒童的時代，慈母的鍾愛，朋友的娛樂，這些逍遙自在的生活，都能夠使他們倆憂慮的，可是故鄉離得這般的遠，什麼親戚朋友，恐怕是永久不能遇見的了，因為軍隊的生活，是常常在那裏朝不保夕的啊，他們倆慢慢的走到了一個對面是樹林的樹林裏面，於是他們倆便坐在樹脚下而談，他們倆談了一會，又伸了伸身子，便悄悄地在草

足尺加一與衆不同